

三國全圖演義

三國全圖演義

簪玉乘亂納甄氏

玉箫館主



郭嘉遺計
定遼東

莫聲桂子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玄圃舊隱



鐺皇叔躍
馬過檀溪

西泠散人



第一才子書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尙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爲繼兒乎。紹妾毀旣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旣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

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頤焚僞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顛頤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讐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況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爲真慈悲乎。爲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

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尙遂相鬪觀譚之與尙而熙尙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尙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爲甄氏立皇后伏筆曹丕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趣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

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

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二語包着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

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

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驕甚操大笑奸眾將聞言俱懷不平爲後許褚

殺許攸張本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

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箒妬婦此時何無烈性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眞吾兒

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本謂袁譚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

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身段顧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

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虎牢關以前之語，却從此處補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

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拾民心處。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

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提頭來見曹操，

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奸雄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欺人處。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

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收拾士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眾多，崔琰却惜其匱乏，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

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之，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遙遙相對。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

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

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

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

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

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

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

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

不久必爲操擒，救之無益。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正敘譚操相攻忽夾敘備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其言，先遣

人以書遺譚。書略曰：「君子遠難，不敵讐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手足之誼，

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操後

勸其又與袁尙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

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陸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爲袁譚求

救而書并致袁尙可見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

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百

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

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若使軍士獲之則曰殺人之者軍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

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

賴吾妻子。」炳應前文趣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

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尙相和求救於袁

仰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

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

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

須臾而死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

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

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

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曹洪奮威突

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

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俱陷郭圖驅民為操引兵入南

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

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

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哭

首極似樂布哭彭越之頭因諫袁譚被逐前應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

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語從

血性

中流出讀之

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

可以作忠

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尙已投袁熙

連前沮授審配辛評等總贊一句

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

好王

操曰忠臣也

明於兄弟之義者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

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

氏舊將正與王修反照

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前止策照尙此忽帶補高幹

且說袁尙袁熙知曹兵

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歎血爲盟

共議背袁回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軟血

循至別駕韓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爲也

韓珩自是奇士

衆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

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

烏桓不殺韓珩亦是奇士

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

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敘事甚省

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

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韓珩不降接敘二呂曠等引軍數十直

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

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而而降。譚又舍譚而降。操今復舍操而降。幹即使真降亦當慮其反覆矣。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

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壘關。

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省筆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

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

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

公孫康不敢納二袁。此先有左賢王不肯納高幹作引。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

操。後有公孫康送二袁之頭。此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

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

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患。郭嘉曰。諸公所言錯

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先說烏桓可擊。且袁

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不可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先言劉表自知才不

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次言劉備可操曰。慮而不足慮。

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

行四句抵得一篇塞上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軍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

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

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毋怪今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

引路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地勢如指掌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

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尙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

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尙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

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田疇爲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多矣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

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回想決漳河通白溝之時何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濕則極濕乾則極乾前後映射成趣操

回至易州。重賞先會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之殺田豐。袁紹之隔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

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少。吾

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此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

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先微露一句。操拆書視之。點

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次曰。夏侯惇引眾入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諸將

口中點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

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肯信。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却

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

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

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

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

爲我助。有此一折。方見郭嘉遣計之奇。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

皆在郭嘉料中。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

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不出公孫恭之料商議已定

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

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嘉料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尙在

牀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嗔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笑兀驚人尙大驚

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水來見

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

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葫蘆內賣甚藥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尙

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平侯左將

軍眾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出書相示文勢絕妙書略曰今

聞袁熙袁尙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

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眾人眼中看出妙

眾皆踴躍稱善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上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敘郭嘉

狀後人有詩讚曰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樑棟傾